

論語類編心解
亨

和装本



12
1701
2

論語類編心解卷之三

大日本近江谷鐵臣輯撰

道德篇第五

凡十章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雍也

出由戶。行由道。同一理也。而人之不由斯道。何哉。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里仁

人而不聞道。與艸木同朽。豈不遺憾乎。若得一朝聞道。則夕死亦爲無遺憾矣。道之不可

言言卷八
不聞如是。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衛靈公

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人能弘道。卽施教之謂也。後之學道者。明於此。則道不遠人矣。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衛靈公

道不同者。心術異尚。意見參差。相謀何益。

子曰。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民鮮久矣。雍也

中庸卽公正之道。而至極之德也。民之能之者。鮮也久矣。蓋歎衰世無人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里仁

德者。人心之所同然者。其豈孤立乎哉。

按。魯多君子。卽孔子之德。成鄰者邪。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憲問

君子論人才。亦猶驥乎。天資銳敏。其力也。脩

學成人。其德也。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衛靈公

子路勇有餘。德不足。故孔子語此。要使其知德之爲德者也。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子罕

子曰。己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公衛靈

子曰。道聽途說。德之棄也。陽貨

德。是得之於心之謂也。今入耳出口。非棄而何。道途二字。照於棄字。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子張

執之不弘。德未為吾有。信之不篤。道未為吾有。則其於道德。如有而無也耳。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子張

按。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進退出處之節。即大德也。動靜語默之節。即小德也。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憲問

或人之言。過矯枉。孔子教之。以性情之正。事理之平。此即中庸之德也。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

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未八字疑是錯簡。顏淵

得於心之謂德。失於心之謂惑。而德何以崇。惑何以辨。子張之所問。蓋治心之學也。故孔子教之以切己之言。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顏淵

三事皆不外於治心。樊遲粗心人。故告以此。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憲問

德者之言。無徒言矣。仁者之勇。無徒勇矣。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彘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憲問

南宮作此言。蓋期孔子以禹稷也。孔子爲不知而不答。而南容亦已領悟其意而去。師弟晤語之妙。不可勝言。

信義篇第六

凡七章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爲政

信者。人人所眼前視之道也。故比之車之輓軌。所謂能近取譬者。

按。孔子又曰。民無信不立。信之道亦大矣哉。董仲舒加之仁義禮智曰五常。宜矣。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里仁

古語曰。無適適之親。無莫莫之疏。適莫猶厚薄也。比。親也。言君子與人。無有偏頗厚薄。唯義是親也。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陽貨

勇。雖達德之一。而無義以制之。則血氣之勇耳。見義而敢爲。卽是君子之勇也。義其可不講哉。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爲。無勇也。爲政

非我當祭之鬼而祭之。媚以求福者也。可謂不智矣。見我當爲之義而不爲。怯而懼死者也。可謂無勇矣。不智無勇。何取於人也。當時世衰道微。而人之無義亦太甚矣。孔子此言。蓋出於慨歎之餘也。

按季氏旅於泰山。不智之甚者也。冉求不能救之。無勇之甚者也。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仁里

君子取義之外。一切不足動其心矣。小人取

利之外。一切不足動其心矣。君子小人所喻不同。如此。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

成之。君子哉。公衛靈

君子之行事。以義爲體質。以禮孫信爲手足。如此。則何之而不行哉。

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季氏

前段人品。今有其人。顏曾冉閔當之。後段人品。古有其人。伊尹傳說當之。而今不見其人。也。

論語類編心解卷之三

論語類編心解卷之四

大日本

近江

谷鐵臣

輯撰

禮樂篇第七

凡二十五章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爲政

百代之下。確然不易者。綱常也。禮以扶植綱常。雖百世亦當然耳。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

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八

侑

文獻不足，卽天下之憾事也。孔子所以刪定詩書，脩易春秋，以傳於後世也歟。

按文王既沒，文不在於茲乎。蓋孔子以一世之文，自任也。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學而

交際之要，貴有禮有和。若或拘於禮，或流於和，則兩失之。夫禮主敬，樂主和。先聖之制禮樂，其旨深矣。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里仁

按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人若無禮讓之心，則雖有禮法，徒屬虛文耳。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憲問

上好禮，則下亦好禮，故易使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八

今人事君而盡諂。人見以為禮也。今我事君而盡禮。人見以為諂也。世道人心之污下。可勝歎哉。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八

先聖制禮之意。在於扶植綱常。其本非可一言悉之。故孔子姑荅林放如此。蓋儉與戚。皆非虛文。則亦禮之本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八

古禮之存。雖贅而有未可遽除者。況於可存者邪。師弟心術之厚薄。何其夙異。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憊。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伯泰

前一節論無禮之失。後一節述有禮之効。其言相反。而其意實通。然以文體論之。則不可

不分爲二章。今移後一節十八字爲一章。入於政事篇。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而學

無諂無驕。猶有汲汲於貧富之意。至樂與好禮。則有安處自得之妙。聖與賢之別。至此判然。而子貢之敏學。亦不負聞一知二之言也。

按。如顏子。貧而樂者也。如周公。富而好禮者也。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八

有美目。而後有巧笑。有素。而後有絢。猶有人情之素。而後有禮文之繪。一問一答。俱有會悟於意言之表者。天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

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八

孔子敬禮之狀。盎然溢於語言之外。或人之譏。反贊孔子者也。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子罕

孔子處世。或從時俗。或從古禮。而其取舍合宜如此。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八

射禮以觀德。古之道也。今之人。專尚貫革。是

主殺人也。射雖一藝。亦足以觀人矣。亦足以觀世矣。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述而

奢則僭上。儉則不及禮。然不及。勝僭矣。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季氏

凡語中所載如此者。蓋門人記其所聞於孔子者也。

按雖一邦君之妻其稱謂之間有禮分如此。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八

禮樂所以行仁也不仁之人其如禮樂何哉。

蓋歎禮樂至周末而歸於衰廢也。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

乎哉。

陽貨

苟爲禮樂而失其本則虛文耳虛器耳如玉

帛鐘鼓何哉。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先進

言後輩之文飾不如前輩之簡朴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矣謂武盡美矣未盡善

也。

八

以匹夫受帝位而天下皞皞舜之聖德也以

臣弑君而頑民囂囂武王之慙德也武樂之

猛厲激亢所以不如舜韶之雍容廣大乎孔

子意常不滿於武王而不欲顯言故姑借樂

舞以言其意耳且其稱比干微子箕子曰殷

有三仁。稱伯夷叔齊曰。求仁而得仁。又屢稱文王周公之德。而不及武王呂尚之事。其不滿於武王。明矣。

按宋蘇軾著武王非聖人論。以言弑逆之非焉。我水戶光圀慕夷齊。自號西山。後著大日本史。以寓尊王之意焉。皆奉孔子之深意。而辨天下之大義者也。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述而

韶舜所作之樂。舜之後有陳敬仲者。奔齊。故齊有韶樂。孔子在齊聞之。樂甚至忘食。蓋其心疑齊國之中。或有聖人之徒。在於今日也。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八佾聲音節奏之妙。寫得曲盡。非演於樂藝者。不足共語。此蓋孔子於六藝極精熟。見此。可以知其一端矣。

子曰。師摯之始。闕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泰伯

此美師摯正樂之効也。

按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時魯用摯爲大師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故亦嘗有語地大師樂之言。天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罕子詩樂存於魯久矣但歷年既遠頗多殘缺失次孔子釐正之而得傳於後矣。

按孔子自衛反魯魯哀公十一年冬也。

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

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微子

是記者歎魯國日亂樂師四散而孔子所嘗正之樂復歸於衰廢也。

喪祭篇第八章凡七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子張

凡人徃徃情遷物誘失其本心未有能自推致者也唯父母之喪則哀痛迫切發乎至情

誠能卽此心而推致之。則可以爲君子矣。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子張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

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陽貨

論短喪之甚不可。而責宰予之不仁甚矣。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

學而

君子重喪祭。不啻致其誠。亦所以使民趨於忠孝也。

按殷高宗諒闇三年不言。而殷道復興。周公郊祀后稷。而周德大顯。亦皆慎追之効也。如下。我天照太神自織祭服。神武天皇作靈時於鳥見山。皆亦此道也。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不與祭如不祭。八

祭非虛禮。我致吾誠敬。始可以言祭耳。後世

有使人祭其鬼而已不與之者。地是不祭者也。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八

禘者。天子祭始祖之大禮也。如其祭儀之盛。

固可觀矣。而魯禘於周公廟。非禮也。故其灌

酒降神以往者。不欲觀之者。蓋孔子之意謂。

周公必不享非禮之祭矣。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

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八

夫魯之禘於周公廟。其始成王之所賜。非禮

也。孔子諱言其是非。故答或人。以不知。而又

欲使其人領會禘爲先王之大禮。乃指於掌。

曰。有能知禘說者。地則其於治天下。易如視諸

斯也。

按。禘祭之原。出於先王報本反始之道。而國

家之禮。莫大於此矣。如我伊勢神宮祭。卽亦

吾天皇之禘祭也。

論語類編心解卷之四

論語類編心解卷之五

大日本近江谷鐵臣輯撰

政事篇第九

凡四十六章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爲政

按。除我上世列聖之外。唯唐堯、虞舜足當此言。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

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爲政

政刑德禮四者相爲表裏。豈可徧廢。然其道有本末先後之不同。是不可不審也。

按秦始皇明太祖以政刑者也。堯舜文武以德禮者也。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淵顏

政教之本在於明倫也已。此言洵爲千古不刊。徹上徹下之語。

按是時景公失政。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大夫陳氏厚施收民。將以奪國。孔子故告以此。而景公漫荅以食粟。察其語氣。如曰。臣不臣。子不子。則將餒其君父也。何不反顧之甚矣。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爲政

正邪判然。如刀斫物。可見治國之要。唯兩言而定。曰。舉直錯枉。

按哀公不明。季孟跋扈。而邪枉滿朝。故孔子

侃然荅之以寓規諫矣。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

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衛靈

公

爲邦之大計大法。則顏淵之所熟知。不須復

言。若夫前古禮樂成規。則當須細攷折中之

地天

其他放鄭遠佞。雖屬細事。是其蠹害風俗。非

小。故細論及之。後之爲邦者。宜取則於此矣。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

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

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

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

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

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

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

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

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

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

與人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堯曰

孔子告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也。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子路

凡在上者躬自先勞無倦如此而民則從之。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

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

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

死。民無信不立。顏淵

治民主信。一日無信則無國也。雖有兵食將

何所用乎。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顏淵

居職無倦。行事盡心。則何政不成。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

以正孰敢不正。顏淵

當時三桓多不正者。孔子故告以此。而正即

政之基也。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

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

論語集注卷之五

人其舍諸

焉知賢才而舉之。此語古今宰相常所以爲

口實。舉爾所知。此語單刀一割。足以破後世

姦相如賢竊位者之膽。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

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

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

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

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

錯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

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子路

正名。爲政著手第一要事。何啻治衛而已乎。

哉。子路不喻。終死衛難。蓋自作之禍也。

按。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衛出公

輒之時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

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尚之風。必偃。

一本尚作

上顏淵

殺之爲言大不祥。豈爲人上者之語哉。後世暴主姦相。徃徃有此意。甚則至於或殺有道。可勝歎哉。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天下。蓋本於孔子之言也。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子路

此戒求治太急。謀目前之利者。後世官吏多有此弊。皆貪功于名之失也。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爲政家庭之間。帥人以正。是亦爲政也。蓋孔子不見用於時。故託辭以荅。而亦爲政之本。不出於此。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教不能。則勸。爲政康子之意。專在責民。而孔子之言。專在責己也。

按古今君相。不盡在己之任。而望於下民之忠且勸者。比比皆是。何其弗思之甚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

雖賞之不竊。

顏淵

民之爲盜。起於無恥。無恥之民。生於政之不正。自古然。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既張。盜無所於遁矣。

哀公問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

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顏淵

有若之對。出於哀公意表。猶孟子對梁惠。以

有仁義而已也。使哀公果用有若之言。則吾

知三桓所奪。都邑之民。必歸於公室耳。惜哉。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

如正人何。

子路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子路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里仁

君子爲政也。懷德則小人懷土而不去也。懷刑則小人懷惠而無恥也。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伯泰

天下之民。少上知而多下愚。故施之政教。可使民由之耳。不能使民盡知施治之意也。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子路

古者井田軍政。合而爲一。藏戰於守。寓兵於農。故不得已而戰。戰必勝。以教民有素也。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子路

心之所之。謂之志焉。其人可殺。而其志則不可奪也。如比干剖心。伯夷餓死。皆是在於殺身成仁矣。其志之不可奪也。如此。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而學

夫敬以執事。事不滯。信以布令。民不惑。是行政之要也。用財有節。而愛人。免其窮困。是財政之要也。使民以時。不傷耕穫。是民政之要也。治國之大要。不出於此。豈唯千乘之國而

已哉。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衛靈公

知仁莊。皆亦君子爲政之要也。然欲鼓舞之。而作興之。則非禮未善也。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渝。

泰伯篇恭而無禮則勞章之第二節分入於此。

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章可併攷。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憲問

愛而勿勞之人。溺其愛。忠而勿誨之人。狎其忠。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泰伯

君子不謀踰等之事也。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泰伯

後世史冊中。多見此樣之人。爲政者不可不察也。

按、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章。可併攷。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

觀也已。泰伯

按、周書、寤儆篇。周公曰。不驕恠。時乃無敵。孔

子因反其語。以誠後世在上之人。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衛靈公

佞人蔽賢。卽巧言亂德者也。宋襄之仁。燕丹之勇。卽小不忍。亂大謀者也。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衛靈公

善善惡惡。人之情也。而偏私阿黨。世自不少。

可不察乎。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爲政

攻擊異端。猶嫉惡小人。反受其害者。徃徃而然。故攻擊。非君子盛德之事也。日月出而燭火消。正道熾。而邪說熄矣。君子何用攻擊之爲。

按、攻、讀爲攻玉之攻。古來從其說。明太祖獨讀爲攻擊。英主眼光如炬。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衛靈公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此周易既濟象辭也。孔

子誦之曰。天下之事變無常。事機無定。人不

可安於其近。而忽乎其遠矣。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顏淵

使民知恥。向化。相率歸於無訟。是孔子本意。

記曰。大畏民志。尚書曰。刑期於無刑。亦皆此

意。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

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子張

可見仁人長者之心。莫以發姦摘伏自喜。而

哀矜其無知矣。後之治獄者。宜法於此。

按。大禹見囚獄者而泣焉。古明王之心。何如

也。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

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

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

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泰伯

曾子臨終。其心綽然。偶見孟敬子來問疾。因
爲敬子語爲政之要。以遺善言。如此。足見其
平生養志之篤矣。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
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
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
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
子而至矣。焉用稼。子路

孔門所學之道。在於脩己安人耳。而樊遲爲

此等請。何其志之小也。孔子故語以治民之
大要。蓋欲激成之矣。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
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子張

事上使下之道。當如此。子夏此言。有所深得
於人情世態。不如後儒之迂遠。而闊乎事情
也。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
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

言言類編
卷之五
遠也已矣。顏淵

說明及遠。孔子之言可謂至矣。在上用人者當以此言代坐右銘。

按書曰。視遠惟明。遠則明之至也。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八

孔子意謂。周之治天下。有監於夏殷二代之得失。而禮文大備焉。吾若治天下。亦爲東周。蓋尊周之至矣。

按當時列國諸侯。唯知有齊桓晉文之霸功。

而不知有文武周公之王道。所以孔子有此言也。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子路

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周公康叔爲兄弟。故兩國封建之初。其美政相類矣。今視兩國之政。其陵遲亦相類矣。爲之浩歎。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子路

民知死於其長上。卽教化之功也。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

是言也。

子路

孔子誦此言。亦歎時無其人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子路

苟以王道治天下。則期三十年。而可使民浴於仁澤矣。大聖人之所志。遠大如此。

論語類編心解卷之五

論語類編心解卷之六

大日本 近江 谷鐵臣 輯撰

士君子篇第十九

九章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

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泰伯

任重道遠四字。可謂能近取譬矣。為士者。宜

三復斯語。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

其可已矣。

子張

外行之剛方如上二句。內行之誠實如下二句。則可以稱烈士矣。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憲問

男子志四方。何懷安居哉。

子曰。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里仁

學道而耻貧賤。是未忘名利者也。其志之卑屈。何足道。

按。愿憲之簞門。季路之敝袍。皆可以見為真

有志之士矣。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

子路

士居五爵之一。仁以為己任。可以從政。何唯碌碌稱鄉里善而止哉。况硜硜然自善而終

於小人乎。蓋士而無用世之心，則不可謂士矣。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悃悃，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兄弟怡怡。

仁里

其於朋友兄弟，能盡其誠如此，況大於此者乎。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

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淵顏

實直之行，自我達彼，是達也。虛飾之行，使彼知我，是聞也。居心於虛偽，而求有所聞，亦何益矣？子張性務外飾，孔子故告以此。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堯

學至知命，君子之事備矣。

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季氏

君子之所畏。在於敬己身矣。小人之不畏。在於不敬己身矣。是君子小人之所以判也。

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季氏

君子思誠之學。有此九事。其可不思乎。

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

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季氏

少壯之時。志氣未定。而血氣旺盛。故戒在於色與鬪。老衰之時。血氣方減。而志氣易退。故戒在於貪得。此言詳盡人體自然之理矣。

按孟施舍之所養。血氣勝於志氣也。曾子之所養。志氣勝於血氣也。是亦不可不知矣。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泰伯

宰相之任不可無此人。伊尹周公之後。漢霍光。蜀漢孔明。及我岩倉具視。其庶幾乎。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顏淵

樊勸其義。使之成就。沮抑其惡。使之不成就。

君子御下之用心如此。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憲問

按。七字。易艮卦象辭。曾子蓋屢稱之。而門人

記之也。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衛靈公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衛靈公

名者。實之賓也。名不稱。即無實可稱也。是非可疾乎。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衛靈公

矜。易隣於爭。羣。易流於黨。唯君子處之以正。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衛靈公

不以其言之善。而妄舉其人。不以其人之不善。而漫廢其言。是君子用心於取善之厚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餽在其中矣。學也。

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衛靈公

子張問干祿章可併考。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同。子路

君子之和。公同也。小人之同。私和也。公私之

辨。不可不審。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而述

按坦。恕恒誤。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

其爭也。君子。八

佾

君子以克己爲心。豈有爭心哉。唯其於射也。

藝爭耳。非心爭也。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為政

君子小人事迹相近。而公私大異。君子周徧

於上下。小人比同於私黨。宋之司馬光。王安

石。及我管原。道真。藤原時平之事。可以見矣。

子曰。君子不器。為政

才藝技能。各爲一器。以供使用耳。君子則志

在於天下。故愧身爲一器也。

按西洋風俗精於技藝以致富於其國。技藝之術亦不可不擇焉。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衛靈公

言君子處心公正不事小信也。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子路

君子小人觀其外而可以知其中矣。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憲問

君子而不仁者不應有之。而或有之乎。小人

而仁者則未嘗有也。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憲問

君子之道上達乎高明。小人之道下達乎卑

下。二者因其所志有公私之異也。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衛靈公

君子責己。小人責人。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

受而可小知也。衛靈公

知。知州知縣之知。受。受任受官之受。蓋君子

之器大、可以大受。小人之才小、亦可以小知。此論任人之法也。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路

君子小人存心待物之不同如此。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學而

按此章是或卿大夫問、而孔子答之。蓋當時

季孟之輩、概皆無學無行、不足率人民。故孔子教之如此。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述而

文藝比脩德、則易耳。躬行君子、則難矣。吾亦未之有得也。是蓋孔子自謙、以警游夏之徒。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雍也

內忠信誠慤為質。外威儀文采為文。相為表

裏不可偏勝。是以有文行忠信之四教也。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子貢曰。惜
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
文也。虎豹之鞶。猶犬羊之鞶。淵顏
文與質相待成德。謂之君子。子貢所說。亦孔
子所謂彬彬者也。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公冶長

宓子賤。君子之人哉。魯國若無君子。則斯人

於何處而取此成德之功乎。所以深稱子賤
之賢。而喜魯多君子者也。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
懼。斯謂之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
懼。淵顏

司馬牛兄。向魋作亂。牛常憂懼。故孔子告之
以此。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
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

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問憲

脩己以敬。即克己求仁也。君子之道不出於此。而子路不悟。故又以安人安百姓告之曰。堯舜猶病諸。使子路惕然反省於脩己以敬之事。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子罕

按此喻君子之節行也。後人詩疾風知勁草。亂世見忠臣。亦言此意。

朋友篇第十一章九六

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季氏直諒多聞。與便辟柔佞正相反。損益之理自見。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淵顏以文所以切磋於學也。輔仁所以琢磨於德也。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淵顏

忠告善導，盡交之心也。不可則止，全交之道也。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子張

子夏之言，隣於狹；子張之言，近於緩。而二子之平生，可以見矣。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耻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學

信義恭禮，以能接人，因不失其親善之心，可謂得交際之道焉。若人，即亦可以為我宗師也。

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季氏

損者所樂，與益者所樂，正相反矣。交友不可

不擇其所樂。

君臣篇第十二章凡八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

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堯曰

歷述堯舜禹湯武傳統之事。而且歷舉其行政之大要。始說以執中。終說以寬信敏公四字。是孔子告人君之言。而門人紀之矣。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八

此章蓋為居上者而發矣。曰。居上不寬。仁則失君德之本。猶為禮不敬。臨喪不哀也。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八

君臣以義合者也。君之使臣以禮。即君之義也。臣之事君以忠。即臣之義也。君若以非義。則臣豈獨以義哉。責君之言。當如是。

按。易曰。上下交。而其志同。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

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路

國家興喪之機。決於君心之敬肆。自古比比是也。孔子舉世人口碑之言。婉約諷喻。告君之言。當如此不迫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憲問
人臣事君之忠。莫加於此矣。

按我和氣清麻呂其人也哉。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衛靈公

純臣事君之心如此言此以戒溺職曠官素

餐竊祿者。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里仁

事君頻數是狎恩失禮也必至於辱矣。朋友

頻數是狎親輕交也必至於疏矣。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

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陽貨

士之品有三。有志於道德者。天有志於功名者。地

有志於富貴者。地志於富貴者即鄙夫也。鄙夫

不足共言而況共事君也哉。

論語類編心解卷之六

